

名牌计划报告文学集

# 棹歌中流

雷波涌 / 著

花城出版社

## 作者简介

雷波涌、男，湖南省嘉禾县人，1968年2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北师大政教系，曾在党校、工厂、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工作过，现任广东省政府研究室主办的《商汇报》社副社长、《名牌计划》编委会主任。

十八岁开始发表作品，凡有诗、散文、小说、通讯、报告文学作品100余万字。从小梦想当作家，但绝不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唯一目的，故未能“妙手著文章”，仍力求“铁肩担道义”不允许对文学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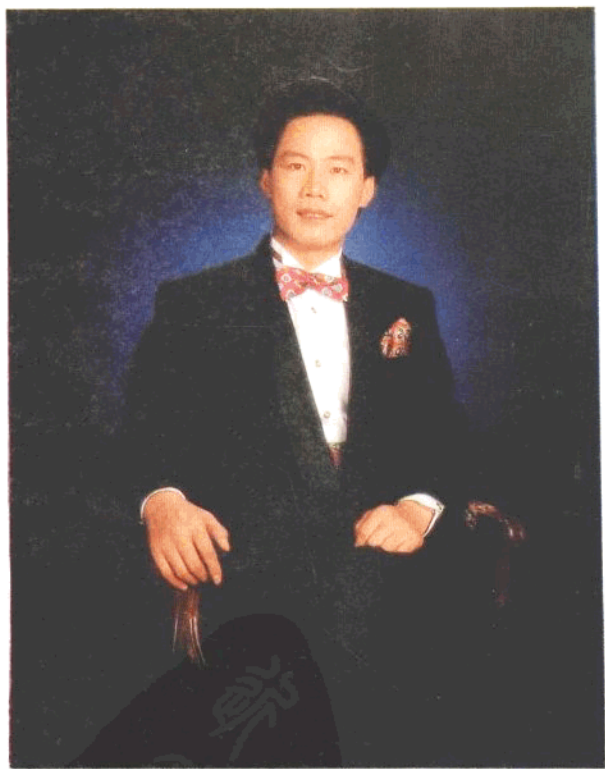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杜渐坤

封面题字:林木欣

封面设计:李颂军

插图设计:袁红

装帧设计:



作者近照

# 序

肖建国

这几年，广东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好多人都想象着，这里到处灯红酒绿，流光溢彩，鱼肉飘香，走在路上都有银子捡。真正到了这里，却又发觉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上下班，这里的人照样穿衣吃饭，这里也有乞丐，也有黑白电视机，这里也挤公共汽车，每天一到上下班时间，有的城市就塞车，塞得不见头不见尾，一塞就几个小时。于是又都陷入迷惘，不知该要如何去认识广东。

其实，要了解广东改革开放十五年所走过的历程，有一条最便利的捷径，那就是读一读本报告文学集《棹歌中流》。

《棹歌中流》的作者雷波涌以记者的便利身份，用一年多的时间，采写了这本报告文学集。不知作者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企业，大都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比如写“T恤大王”路得利董事长刘广生的《敢问路在何方》，写王牌集团“鹰金钱”（食品罐头）商海大战纪实的《鹰击长空挟雄风》，写“水王”梁克诚的《水之精魂》，写“海生脆”研制者高廷辉的《蔚蓝色的梦》，写广东卷烟一厂试制“金峰”烟的《广东第一烟》，写将“幸运饼”打进中国市场的《通向幸运的“桥头堡”》，写万宝冰箱十年大回眸的《决非沉寂的名牌》，写东莞

市东方保健饮料厂董事长张泰修的《乘满潮而出》，写房地产巨子钟华的《英雄莫问出处》，写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勇猛崛起的《天梯》，写“南湖山庄”探秘的《谁家新燕啄春泥》，写广州珠江建筑装饰集团公司艰苦创业的《朝天阙》，写广州黄埔造船厂的《跨越世纪的断层》，写繁荣都市文化的广州荔湾区文化局的社会文化工作者《情系红棉》……天地悠悠，万事万物，有什么比得上衣食住行与人们的生活更密切相关的呢？遥想当年，中国人经历了十年浩劫，元气大伤。百事待举，要稳定，要发展，首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安居，方能乐业。读了这本报告文学集，通过这些企业单位和人物的发展历程，仿佛也听到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前进的咚咚脚步声。

雷波涌是湖南人，曾经在湖南当过记者，也采访过很多企业。他说起在湖南和广东两地采访最大的不同之处时说：湖南的那些厂长、经理谈得最多，也是最头痛的问题总少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广东采访则不然，那些大大小小的法人代表们津津乐道的只是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塑造企业形象。

雷波涌的感觉是很敏锐、很准确的。

要说中国人最大的积弊，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斗争。多少年来，这种隔膜和斗争消耗了人们太多的精力和聪明才智，缠得我们的经济无法发展，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种斗争氛围，又培养出了不少以此为乐，以此为职业的“斗争志士”，以致时间过去了好多年，口号都变了，可这种斗争的阴影还缭绕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阻碍着时代的进步。

无疑地，广东是最早最快摆脱这种阴影的地方。这从雷波涌的报告文学集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笔下的广东企业和企业家们也沉醉于斗争，但这种斗争是搏击市场的斗争。作者很客观地把主人公们放在了广阔的商业战场中，让他们尽量地去表现，去冲闯，去发挥。他们都明白一个共同的道理：“参与市场竞争，没有

与国内外名牌相媲美的优质产品，连资格都没有。”他们只会一门心思地去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冲杀”出一条条“血路”，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广东已经在改革开放中远远地走在了前面。究其原因，除了这里得风气之先，有了好的政策，应该说还得益于这种观念的转变。作者在这本报告文学集中，把这种观念，这种精神表现得比较充分。

雷波涌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数年寒窗苦读，使他获得了广博的书本知识，以后颠颠簸簸的记者生涯，又给了他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这些知识与阅历，能培育出很好的素养。有了这种素养，任何题材到了手里，都能很好地把握。比如给“水王”梁克诚作传时，首先就想到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一段话：“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又比如在对“南湖山庄”探秘的文章中写道：“记得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超越美国今天的现实，预言未来的家庭革命和居室变化。他认为：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出现，数百万职工将从工厂和办公室里解放出来，回到家庭中去。未来的电子家庭将把被第二次浪潮冲击到工厂和办公室的人们重新卷回原来的地方——家庭。他认为新电子家庭中围绕计算机生活的男女们通过共同劳动，增进了爱情，稳定了社会。同时减少了能源消耗、道路拥挤、停车场地和空气污染，尤其节约了集中办公的空间。于是，家庭——居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起来。”——作者把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放到世界大背景中去探究，无疑就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广东的经济发展很快，作者也确实很勤奋，他追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差不多每个星期就有一篇报告文学出来。然而文学毕竟跟经济不同。文学需要停顿，需要沉淀。停顿一下，是为了思索。这也恰如流水，停顿一下，才可能形成更大的冲力。

当然，作者非常年轻，精力很充沛，有机会不妨多跑、多写，不妨在积累了更多的素材之后，经过必要的停顿和沉淀，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写一批更有份量的报告文学出来。

1994年12月15日于羊城

(肖建国系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青年作家，花城出版社常务副社长，《花城》杂志社主编)



# 目 录

序	1
蔚蓝色的梦	
大海的呼唤	3
挑战者	15
蔚蓝色的梦	26
关于水	36
水之精魂	49
哦，那一片清纯世界	60
乘满潮而出	
从炼狱中走来	73
没有篱笆墙的部落	84
乘满潮而出	95
棹歌中流	106
箭在弦上	121
情系红棉	133
“asia”神曲	
决非沉寂的名牌	147
“asia”神曲	165
揭开神秘的面纱	178
魂系“china”	189

秀珀之光	201
广东第一烟	213
<b>天使的翅膀</b>	
谁家新燕啄春泥	227
天使的翅膀	239
鹰击长空挟雄风	250
天梯	263
高尚“第三者”	270
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282
<b>朝天阙</b>	
跨越世纪的断层	297
英雄莫问出处	309
敢问路在何方	319
通向幸运的“桥头堡”	330
世界并不遥远	343
朝天阙	354
自有一番风情在 (代后记)	377

# 蔚蓝色的梦



蛮横的历史猝然受到改革浪潮的猛烈拍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

他浑身的热血在沸腾、涌潮般起伏的欢欣和岩浆般喷突的热忱，构成他心中巨大的漩涡。

他深深地呼吸着扑面而来的自由空气，勇敢地冲向陡立的潮头。浪花飞溅处，他犹如所有的挑战者，开始了人生理想的升华，现实的超越！

这在1988年，依然令人为之振奋！

——《挑战者》

# 大海的呼唤

## 引 子

前不久，《未来五十年：广东桑田将成沧海》的爆炸性新闻见诸报端，这意味着家园沉沦破碎的新闻，却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震惊和恐慌。是新闻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还是人们的反应迟钝，或者那毕竟是若干年后遥远的事情？

经过调查，我们得到了一个唯一令人信服的回答：10年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人们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已经不再畏惧了。10多年来，他们在另一个别有一番深义的“海”中得到了足够的锻炼，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愿意听从大海的呼唤。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那些处于前沿阵地的人突然卷下了“海”，逼上了风口浪尖。许多人根本来不及思索，根本没带上个“救生圈”，就不得不壮着胆子，驾上自己的独木舟，朝着海，朝着惊涛骇浪驶了出去……

素有“珠江三角洲聚宝盆”美称的广东省南海市罗村镇，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块十分贫瘠的土地；10多年前，这里的农民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10多年前，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水稻、柑桔和少量蔬菜瓜果之外，其它的事连想想都不让去想；10多年前，这里沉寂得只能偶



而听到几段犬吠，几句蛙鸣，几声蝉吟，工厂的机器声则非常的遥远。也就是在 10 多年前，罗村镇的农民一点预感也没有地被卷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卷入了那蔚蓝色梦幻般的大海，去开始真正解放自己的万里航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村镇政府即制订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开展多种经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大刀阔斧地冲向了改革开放的前列。罗村镇人吃惯了人口粮，习惯了并不富足的农村生活，也习惯了过去从内地辐射过来的不痛不痒的改革。现在，他们却一下子被推到改革的前沿阵地，并要求很快从思想上彻底打破封闭意识，和沿海开放地区的人民一道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需要有十分的胆略和气魄的。或许是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行动束缚，或许是对富足自由生活的向往，或许是深圳等地改革成功带来的诱惑，罗村镇人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就实现了思想意识上的超越，成了改革的急先锋。

改革是一种探索，开放是一次尝试。怎么改？怎么放？靠什么改？靠什么放？随之而来的问题，才真正让罗村人感到困惑。一无经验，二无模式，向国家要钱，有困难；向国家要物资，不容易。怎么办？镇政府的领导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筹划，镇里的农民抽着卷烟在反复合计。

私营经济过去是块禁地。现在，这块禁地，转眼间被“海水”淹没了。当罗村镇人按图索骥，从中央的文件中找到关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为主，以个体、私营经济为辅，开展多种经营的政策规定时，终于露出了一丝会心的微笑。

1983 年初，罗村镇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南海市：“五个轮子齐转动，各个层次齐上马”这一方针为指引，通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作出了在该镇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策，并制订了一系列宣传鼓动和激励措施。他们认为，罗村镇有港澳台等海外关系的人不少，容易筹集资金，吸引外资；发展私营，个体企业既

可减轻政府负担，又可以让农民自己摸索经验，培养人才；发展私营经济企业容易发挥积极性，而且，一部分有能耐的农民也愿意自己甩开膀子干，自己去闯。一个睡着的人是叫不醒别人的，由于镇政府领导清醒地认识了当时当地的形势，罗村镇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一个干瘦精明的中年汉子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他就是政府准备聘请他到一家镇办厂当厂长的黄润基。那些日子，黄润基跑广州、跑深圳，到处了解市场，到处找人商谈，一回到家里就算啊算，几乎把脑海里所有的点子，所有的知识都翻了出来，供他筹划，供他参考。1984年7月，黄润基终于敲开了镇领导和工商局的大门，他自筹10万元资金，又向银行借贷30万元，办起了一家铝材氧化加工厂。在罗村，第一个办起了私营企业，第一个驾着独木舟下了“海”。

说到海，他曾感觉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说到海，他曾有那么一种陌生的无奈与神秘的向往。

黄润基“下海”，连救生圈都没带，他豁出去了。当时，有人替他担心，也有人替他捏一把汗。但是，罗村镇的年轻人都认为他是个人物，是个敢闯敢干敢冒风险的了不起的人物。有人说：“生活中的主要危险，就是在于你接受了过多的警告”。罗村镇的那些年轻农民不愿听别人对黄润基的警告，竟一个个学起了黄润基。

不久，潘潮揣着执照，为自己的企业挂上了“广东省南方建筑陶瓷厂”的牌子；江炳能仅拿出一万元也申请了一个“兴达针织厂”的执照；蒙棣良更不简单，5000元就办起了“永前针织厂”；叶就宽则办起了“罗寨皮革厂”；年仅20岁的杨志强也开办了一家“永恒铝型材厂”……这些农民洗脚上田，纷纷开办私营企业，叶再有、蒙德泉、蒙棣良、孙国洪、江炳新、邓佑才等相继“下海”，义无反顾地跳进“海”里，朝自己的海域驶去。

1984年底，黄润基创办的铝材氧化加工厂，仅半年时间，加工费用就达150多万元，上缴税金15万元，实现当年贷款当年还清。随后，他又办起了电镀厂、冶炼厂、农药厂、氧化铝厂、明胶厂。黄润基在罗村镇第一个吃蟹，第一个尝到甜头，把罗村镇人的胃口吊了起来，私人投资开办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到今年为止，全罗村镇已有私营企业600多家，占了全镇企业的80%，这些私营企业不少成了纳税大户，而且镇上的税收相当部分来源于这些民间私营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创办私营企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象罗村镇那样，私营企业600余家，成为镇里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有的企业拥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元的固定资产，实在令人惊叹！

改革是一块试金石。“下海”竞争，大海是公正的。有了均等的机会，那些初识水性的农民，竟也按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理想的航程。

初到罗村镇，罗村民间企业家公会秘书长吴求接待了我们。在他那个灵光的脑袋里，装着罗村镇民间企业发展的历史和全貌，他告诉我们，到罗村来采访的记者很多，罗村这地方有许多现代的传奇故事。

确实，10年沧桑，过去几千年的古老痕迹在罗村已经荡然无存。那一幢幢新建的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厂房，笔直整洁的公路、豪华的住宅、小车，发达的通讯网络，稍微有经验的记者，只要瞄上几眼，就知道罗村镇蕴藏着丰富的文学矿藏。

吴秘书长就象一本浩繁准确的大字典，随着他的介绍，罗村镇的私营企业家一个个活灵活现地蹦了出来。

蒙棣良，八年前是个挺普通的老实农民，看到别人办企业红



红火火，生活光亮起来，不禁眼热。可是，东挪西借的 5000 元钱给来干什么？小有小的做法，他选准了针织业，用两台机器办起了永前针织厂，八年拼搏，逐年“滚雪球”，现在，他的厂子建立了除漂染外，织布，印花，成衣一条龙的服务，资金已达 300 多万元，手头不再象八年前那么紧了。

江炳能也是“有样学样”。1986 年凑够了 10000 元，仅用了几十平方米，二台织布机就办起了达兴针织厂，如今他已建起一栋占地 700 多平方米的三层楼厂房，而产量由原来每月 6 吨增加到每月 100 多吨，成为众百家针织厂中的大户之一。尽管 1989 年受到了某些挫折，但已习惯了弄潮的江厂长并没有妥协，迎着开放改革的浪潮奋勇向前。最近，他还将从台湾引进每台 38 万港币的新机器 6 台。现在，他的厂总投资已超 1000 万元，不久，又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杨志强，鬼精灵的，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几老板啦！在各行各业滚打了几年的小杨，1985 年刚接触铝材，就象与铝材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 年与弟弟合作在街边办起了一家铝氧化厂，自己做起了小老板。1991 年，钱袋鼓胀起来，他马上着手建起了永恒铝材厂，1992 年，他又在原铝氧化厂增加挤压成型机，办起了永华铝材厂，一间间厂的扩大发展，给这小子增添了无限勇气，目前他的厂已发展到拥有 6 台挤压机，1000 多万元的资产，你敢小觑他吗？

叶就宽是“人老心不老”，其实他才五十多岁，但在罗村办私营企业，还是“老大爷”。“老”有老的风采，1991 年当过电子厂厂长的老叶办了家罗寨皮革厂，身在罗村“皮革之乡”，可加工羊皮的厂家在他之前还真没有，老叶的眼光，嘿，自有独到之处。

这位吴秘书长热情洋溢地介绍罗村的私营企业家，说到激动处，边赞边叹，眉飞色舞。他说，孙国洪 8000 元办厂，邓佑才开中外合资企业，一个个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民，几年